

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医药卫生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选辑第二辑)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医药卫生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选辑第二辑)

开本：787×1092/32 印张：1²/16 字数：24千字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编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〇四六号)

• 北京崇文区禄子胡同十五号 •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统一书号：14048·3190

196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科二) 0.09 元

印数：1—116,750(北京)

出版者的話

为了促进全国医药卫生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我社前曾编辑出版、今后还将陆续编辑出版各地医药卫生单位及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和体会的文章，供医药卫生战线上的同志们参考。本辑是医药卫生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选辑的第二辑。

这本选辑计选四篇文章：《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为革命会革命——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纪实》（原载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取百家之长，走创新之路》（原载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天津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尚天裕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方法》（原载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目前，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形成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热潮。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与全国人民一起，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寻找各自工作中的规律，直接推动着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前进；既改造着客观世界，又改造着主观世界。本辑介绍的两件事例，生动地证明了，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只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能逐渐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世界观，就能在医药卫生领域内破形而上学，立唯物辩证法，在防病治病中，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一月

目 录

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人民日报》社论·····	1
为革命 会革命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郭小川 王日东·····	6
取百家之长，走创新之路·····《人民日报》评论员·····	23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方法·····	
·····天津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 尚天裕·····	25

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人民日报》社论

打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各种各样的束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使我们的认识能够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这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关键。这个真理，已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涌现的无数事例所证明。现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生动例证。

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同志们，十分努力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在“用”字上下工夫。经过长期的努力，他们逐步加深了对治疗烧伤病的规律性的认识。这样，病情复杂、变化多端的烧伤病就不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烧伤组的工作就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局面。他们大胆地提出了新命题、新观念，对原有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做了新的运用，在短短的几年间，治好了如此之多的“不治之症”，大大缩短了许多“可治之症”的疗程，达到并且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他们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对改进和提高我们各个战线、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我们还要下决心艰苦奋斗几十年，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为此，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要在好中求快，好中求多，好中求省。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千条万条，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因此，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学习唯物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是一切事物普遍存在的规律性的概括，只有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认识和掌握客观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要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地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方法，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头脑当中顽强地存在着。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存在，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要破形而上学，立唯物辩证法，必须经过顽强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科学的学说，不是哲学家书房中的陈列品。唯物辩证法不是在书房中可以学会运用的，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学会运用它。

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同志们，在探索烧伤病治疗规律的过程中，曾经进行了顽强的思想斗争，逐步地学习和掌握了自己工作中的规律。他们在医院党委的领导下，结合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什么个人打算，什么名利观念，什么个人兴趣至上，都不断地受到批判。不管怎么脏、怎么累，不管担子多么重、风险多么大，他们都无所畏惧。既然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那就干下去，干到底。就这样，他们逐步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们的经历表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首先是一个艰苦的思想改造的斗争过程，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阶级性。人们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中兴无灭资，就不可能学会运用唯物辩

证法。

烧伤专业组的同志们，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很不少。例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在西医界颇有影响的形而上学，就曾经误过他们治病救人的大事。对某些现代医疗技术和药物的一些片面看法，也曾危及病人的生命。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框框”，曾经束缚过他们的手脚。很显然，这些东西如果不受到彻底批判，合于客观规律的医疗思想是建立不起来的。他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和批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框框。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通过揭露实际存在的矛盾，解决矛盾。他们就是这样反对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逐步加深了对治疗烧伤病的客观规律的认识。

他们的经历表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同时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过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经常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绊脚石。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烧伤组的同志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过曲折。他们在困难面前，也有过自卑思想和畏难情绪。他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坚决地克服了这种思想情绪，肯用脑筋，肯用气力。成功了，继续前进；失败了，再来。正因为他们下苦工夫去钻研，不间断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去调查研究，正确地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才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逐渐懂得了治疗烧伤的规律。

他们的经历表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也是反对思想懒惰、工作飘浮的斗争过程。唯物辩证法是革命者的哲学，不是懦夫和懒汉的哲学。它是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验的。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下工夫，用气力。说要用气力，就是说要在社会实践中，在革命斗争中深入

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开动脑筋，克服困难。“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就是说，人们往往要经过许多次的失败和成功的考验，才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为革命还要会革命，这就是不仅要有一颗红心，并且要努力学习学习和运用辩证法，来处理复杂的变化多端的客观事物。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当然，并不仅仅只有一个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不久以前，本报报道过的济南市立第二医院眼科副主任陈智慧治疗眼病、天津市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事例，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医疗工作中的胜利。他们在医疗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自己工作中的规律，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客观规律，做出前人所没有做出的成就。

不只是医疗界，在我国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中，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用唯物辩证法大破形而上学的事例，也已越来越多。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开始比较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自己的工作问题，把毛泽东思想和自然科学生动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的一件大事。许多解放军战士，许多工人，许多公社社员，许多商业工作人员，许多干部，也都是在大学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中，逐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解决自己所碰到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

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在我国，哲学正在经历着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大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在各个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日益发挥威力。辩证法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武器，必将大大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前进。从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这个事例，可以看到这一广阔的前景。

全国革命人民正在热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学习运动。我们应当在这个运动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在树立一切工作为了革命的思想的同时，努力学会唯物辩证法，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无数事例证明，唯物辩证法并不神秘，各个战线、各行各业的广大革命群众，都是可以学会的。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使更多的人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好更大的成绩！

（原载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为革命 会革命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郭小川 王日东

新 局 面

北京市新街口附近，有一所新医院——积水潭医院。

这所新医院里，有一个新科——创伤骨科。这个科，在解放前的医院里从来没有过。它的业务范围，包括过去骨科的全部和外科的一部分。

这个新科里，有一个新专业组——烧伤专业组。这个专业组在解放前的医院里更是没有过的。象烧伤这样一类疾病，大都在劳动人民当中发生，而贫苦的劳动人民又是治不起病的。所以，旧社会的医院不会也不能成立这样的专业组。一九五八年，这个专业组成立的时候，就规定了明确的服务对象：工人和农民；而以工人为主。工人经常与火、电、热水、化学物品等接触，被烧伤的机会往往比较多些。

这个新专业组里，有一批新人。这里所谓新人，并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是全新的，如果是，那么事情也就好办了。他们有新思想，也有旧思想。他们的新思想，只能从与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说他们是新人，主要是说他们年青。在专业组刚成立的时候，十个医生中，只有两个超过三十岁。负责领导这个专业组的常致德医生才三十五岁；现在的专业组组长，当时的住院医师汪昌业，才二十七岁。而且，这些年青人又没有

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当中，只有三个人当过几年骨科或外科医生，其他都是刚刚出学校大门的毕业生。学过烧伤专业的，一个也没有。至于护士们，比医生们还要年青。

这批新人，在这所新医院、新科的新专业组里，开创了新局面。从专业组成立后，治疗烧伤病的治愈率逐年提高。烧伤面积占全身表面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被称为“大面积烧伤”，治愈率在一九五八年尚不到百分之七十，至一九六五年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烧伤面积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或三度烧伤（皮肤全层被彻底破坏）面积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在外国文献资料中，被称为“不治之症”，极少有救活的先例。上海广慈医院与其他医疗单位协作救治的丘财康，烧伤面积是百分之八十九，首先开创了我国治愈这种“不治之症”的新纪录。积水潭医院烧伤组在这个榜样的鼓舞之下，几年来，已救治了十七人，这就是说，在这所新医院里，已经出了十七个丘财康了。在这十七人当中，还包括一个烧伤面积占百分之九十六的病例，和一个三度烧伤面积占百分之四十七的病例。此外，对小面积烧伤的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疗程平均缩短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有这些，都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个新局面和这所新医院、新科的新专业、新人联系在一起，不免引起一个新问题：这是可能的吗？是不是有什么新技术？

下面的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对这个新问题的答案。

全局在胸，局部着手

不错，医学上的新成就，在现代，经常是和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烧伤专业组，有什么新技术吗？没有，也有。这

里说的新技术，如果指的是世界上还不曾出现的新的医疗技术设备和新的药物，那就沒有；如果指的是对原有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的新的运用，那就有，而且相当丰富。因为，对原有的医疗技术設備和藥物的新的运用，是要靠新的医疗思想来指导的。这种新的医疗思想，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在医学上的具体化。唯物辯証法是万古长新的，它能使一切医疗技术新上加新。

这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实在难以尽述。汪昌业医生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叫做“全局在胸，局部着手”，颇受与会者的注目。他和另外几位医生都做了精辟的论述，有必要着重加以介绍。

“全局在胸，局部着手”的思想，有个很鲜明的对立面，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过去医学界里影响較大的形而上学的一种，至今还没有彻底破除。在这方面，烧伤组的同志们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他们说，烧伤这种疾病，病情复杂，变化多端，在一个病人身上，常常同时表现出多种症状。他们开初实在不知道从何着手，于是来了个“胡子眉毛一把抓”，发烧就给退烧药，头疼就给止痛药，泄肚就给止泄药，精神烦躁就给鎮靜药……，八面出击，各种医疗措施一齐汇集到一个病人身上，一会吃一次药，一会打一次针，弄得病人疲惫不堪；结果，有些症状不仅沒有减轻，反而恶化了。这种办法，表面上似乎照顾了“全局”，其实是仅仅抓住了几个不重要的局部，不仅不能改善全局的状况，而且还损害了全局。于是才开始懂得，治病与做其它工作一样，必须抓住关键性的局部。烧伤病的关键是创面，只有把创面治好，其它症状才可能治好或自行消逝。但是，这时还没有认识创面这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仍然忽视机体这个全局。例如在处理创面时，竟然采取

全身麻醉、大洗大刷的办法，病人刚受到烧伤第一次打击，又受到全身麻醉、大洗大刷的连续打击，结果创面洗刷比较干净了，病人的情况却恶化了。因为，这时候，即使创面上感染极少量的细菌，它们都会成为难以对付的强大“敌人”。

碰一次钉子，总结一次经验，大家才慢慢懂得：“全局着手”是根本办不到的；治疗只能“局部着手”，每个阶段、每个医疗措施都只能抓住一个局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局部着手”时，又要“全局在胸”。局部，有的是影响全局的，有的是不影响全局的。在治疗上，首先要抓住影响全局的局部。至于不影响全局的局部，有时连带地照顾一下，有时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当然，影响全局和不影响全局，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比如，在打针时留下的针眼，一般是不影响全局的，但是如果病人体力特别衰弱，皮肤等组织高度水肿时，细菌就可能从这个针眼进入机体而引起败血症，这就大大影响全局了。

烧伤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慢慢懂得了：烧伤病就是烧伤创面与病人的机体抵抗力的斗争，主要又是细菌通过创面造成的败血症与病人的机体抵抗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医疗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保护和加强机体抵抗力，逐步消灭创面，防治细菌感染。这个斗争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必须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每个阶段、每个步骤，都要在有利于保护和加强机体的前提下为消灭创面、防止细菌感染而斗争，这一阶段和这一步骤又要为下一阶段、下一步骤创造条件。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在于“局部着手”。“头痛”“脚痛”往往是非从“头”、“脚”着手不可的；问题是：在“医头”、“医脚”时，必须首先要把握住“头”或“脚”

与身体其它各个部分的关系，即局部同全局的关系，否则，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头”和“脚”也往往治不好，或者是“头”、“脚”治好了，身体反而“治”坏了。

医疗工作中的辩证法

上面说的，只是他们活学活用唯物辩证法中的一例。在烧伤组里，讨论辩证法已成为风气。他们讨论医疗计划和医疗措施的时候，讨论来，讨论去，有时竟一变而成了辩证法讨论会。我们同十个医生分头谈了十几天。本来，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别的方面，但是，谈来谈去都谈到辩证法上来了。后来，我们索性去参加了他们的两次哲学讨论会，不用说，这个会上更没有别的什么题目。他们说，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一切事物都有客观辩证规律，也就是说，处处都有辩证法。既然处处都有，他们就时时都谈（正因为他们时时都谈，也才有可能认识到处处都有）。因之，我们要想全面加以阐述，是很困难的。下面，只是会议和谈话的一个经过大大删节了的、极不完全的记录：

张明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创面，引起败血症，就要对病人周围环境进行消毒。初期，又搞空气消毒，又用消毒水把室内上下左右都喷遍，医生、护士吃顿饭要洗澡，上厕所回来也要洗澡，……搞得不胜其繁。后来，医生们考虑到，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把握不住，必然出现烦琐哲学。什么是主要矛盾呢？经过查明，最足以引起败血症的绿脓杆菌，并不集中在空气里，也不集中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而比较集中在地板和用具上。掌握了这一点，就比较好办了，只要着重地把地板和用具消毒就行了。至于医生和护士，只有手和病人接触得多，别的部分并不那么重要，这样，消毒手续也就简化了，细

菌感染也同样可以控制。

张仲明：为了治好烧伤创面，就要正确处理“痂”（烧伤表面上的一层硬壳）的问题。“痂”这种东西，也有两面性。过去，轻信了书本上的话，只注意到它的不利的一面：它是坏死组织，容易引起细菌感染，所以总想使它尽早脱落。后来才发现：这东西虽是坏东西，在一定条件下，经过灭菌、弄干，又可起到保护皮下组织、预防感染的良好作用。所以，后来对大面积烧伤采取了早期“保痂”的办法。不过，“保痂”还是为了“脱痂”，到了后期，它又成了皮肤和肌肉生长的障碍，必须适时把它脱落。

曹大鑫：为了预防和治疗败血症，就要使用抗菌素。抗菌素当然是好东西，可以治病。不过，如果运用不当，也可以致命，这是它的两面性。过去，有时只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忽视它有害的一面。有一次，为了控制败血症，在一个病人身上连续地、大量地注射了它，结果，因为抗菌素引起了肾功能衰竭，体力顶不住，还是让细菌进去造成了败血症。这个沉痛的教训，帮助大家打破了对药物的迷信。这以后，在用抗菌素时，就既考虑到它治病的一面，又考虑到它起副作用的一面。在选用一种较新的抗菌素时，为了防止对新药的“迷信”，必先熟悉它的有害方面，再考虑它的有利方面。我们反对“唯武器论”，也要反对“唯药物论”。

高智仁：为了保护 and 加强病人的机体抵抗力，就要注意病人的营养。开始，医生们从病人所需要的蛋白质和热量着眼，总是想叫病人多吃一些肉类、蛋类、乳类等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是，有些重病人却不想吃，或者勉强吃下去也消化不了。后经中西医会诊，中医提出：要想吃得好，先要吃得少。先吃一些清淡的、营养不太丰富的稀饭之类的食物，待胃肠消

化能力恢复、食欲增强后，再吃营养丰富的东西。不要仅仅考虑什么食物营养丰富，而首先要考虑病人是否能够消化。有些病人，不喜欢吃牛奶，那就宁可不给他吃。在这里，“吃得少”可以转化为“吃得多”，“营养差”可以转化为“营养好”。

常致德医生和其他几位医生又都向我们说：大家谈的仅仅是治疗中的无数问题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而且仅仅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一般规律。治病有如作战，情形千变万化，条件各不相同。每个病人的疾病还都各有其特殊性。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是唯物辩证法的灵魂。例如，前面说到，抗菌素有其有害的一面，但是，如果病人垂危，非大量的抗菌素不能抢救的时刻，“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只得大量使用，先抢救生命，然后再谈治病。千篇一律不是辩证法。烧伤组的同志们正因为坚持了辩证法，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勇于实践，勤于总结

辩证法一点也不神秘，处处都有，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认识了它而已。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

回答也许并不困难。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已是我们的常识了。现在要问：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有的医生却不能做到呢？也上班，也看病，也开药方，三年，五年，十年，有的医生就是没有学习到什么。为什么？看起来，这里面还有个对待实践的态度问题。

烧伤专业是个新专业。解放前，干这一行的医生少，积累的经验更少。现在分配到这个组里的医生们，却连这一点儿的经验都没有掌握。他们凭什么治烧伤病呢？只凭着在大学学过的医学知识、从广慈医院学来的抢救丘财康的间接经验和远不丰富的外国文献资料。老实说，这一切无论如何不足

以使他们担负这一重任。但是，成立烧伤专业组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更合适的，他们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病人来了，治疗开始了，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好几位医生在回忆时都说，他们当时虽然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却不缺乏旧的形而上学的“框框”，只在书本上和别人的经验的范围内打圈圈，不敢越雷池一步。别人和书本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做了，行不通，甚至产生了自卑的思想。有人说过：“外国搞烧伤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这才几天啊！”“人家设备好，我们医院搞烧伤，没有条件！”“别人都有专家，我们这些小医生，怎么行呢！”……

医院党委发现了这个情况，及时地向同志们指出了这些思想的谬误，并且启发和帮助大家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大家在学习中开始懂得“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真理，初步下了决心：就是我们这帮青年人，就是在这个设备条件下，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超过有上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烧伤学科！

毛主席的思想给同志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医生们在学习别人的经验的同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们日夜守候在病人身旁，病人有什么微小的反应都做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并且记录在病历表上，几天就记一大本。同时又不畏辛劳地做了许多试验。例如，大家最感头痛的是绿脓杆菌，这东西引起的败血症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么，怎样预防它呢？外国书本上说：绿脓杆菌是患者自身感染，百分之十以上的健康人的粪便中都有这种东西，故而作出“很难预防”的悲观结论。开初，大家没有怀疑这个结论。后来，有个医生到西北某地去参加抢救，正好碰到一个烧伤病人，在没有进行严密消毒隔离的情况下，居然三个月没有发生绿脓杆菌感染。很奇